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老舍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老舍文选

主编 国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8)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8)

老舍文选

国 宾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照排	金穗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0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ISBN 7 - 80506 - 967 - 0/I·371

定价:20.00 元

老舍

名人春秋

老舍（1899 - 1966）横跨现代和当代的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生于北京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家境贫寒，黑暗的现实在幼小的心灵中积下了不满。读书至中等师范，开始任中、小学教师，即有文言诗文问世。“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用白话文写作。正式的写作生涯，是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后开始的，时为1924年。

由于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他又体贴寡母，中师毕业即教书养家。有位英籍教授艾温士见他勤奋好学，遂介绍他去英伦教书，每月薪水略高于国内。他每月将大部薪金寄给老母，手头拮据，无法讲究吃穿、游览观光，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读英文原著，在三便士的练习本上写小说。于是有了揭露中国学界黑暗的第一部长篇《老张的哲学》。

1930年经新加坡回国，先后担任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1931年，和毕业于北师大大的胡絮青结婚。他们的结合半新不旧，开始是父母命、媒妁言，不久，老舍在给胡絮青的信中说：咱们不能老靠吃人家的饭来

见面，你我都有笔，咱们在信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吧。以后便通信恋爱。1935年同王统照创办《避暑录话》。在山东期间还创作了短篇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老舍幽默诗文集》、论文集《老牛破车》。

1937年，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这部小说以旧中国30年代现实生活为背景，通过对洋车夫祥子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当时现实的黑暗，否定了幻想以个人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小说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先后被译为十几种外国文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胡絮青的支持鼓励下，他抛下老母和三个孩子（老三舒丙才三个月），乘军车去武汉，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在周恩来直接帮助下，从事抗战文学运动，在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团结文艺界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后到重庆，曾率领战地服务团去西北慰劳抗敌将士。这时期他创作了剧本《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著）、《虎啸》（与赵清阁、萧亦五合著）、《面子问题》、《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著）、《张自忠》、《大地龙蛇》、《谁先到重庆》及《归去来兮》，长篇小说《火葬》，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和诗集《剑北集》。同时还出版过通俗文艺集《三四一》。1946年赴美国讲学并继续创作。这期间的主要作品是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三部曲《四世同堂》（《惶惑》、《偷生》、《饥荒》）。

1949年，老舍应周恩来邀请，积极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给了他新的艺术生命，他夜以继日地创作，歌颂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他说，自己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现在有了派，是“歌德派”。1950年写了五幕剧《方珍珠》和三幕六场优秀话剧《龙须沟》，后者使他获得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53年10月参加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战场五个月，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1955年后，三次赴苏访问。还写有多幕剧《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女店员》、《茶馆》、《红大院》、《全家福》、《宝船》、《神拳》、《荷珠配》、《柳树井》等和独幕剧《生日》，京剧《十五贯》、《青霞丹雪》和不少歌词、曲艺、随笔。还翻译了英国萧伯纳的著名戏剧《苹果车》。老舍在建国后写的剧本就有二十三个，是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被誉为作家劳动模范，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茶馆》、《龙须沟》是建国后经典性的戏剧作品。

老舍的幽默是文坛皆知的。30年代初期他收到《青年界》编辑赵景深的一封组稿信，信上一个大大的赵字，用圈圈起来，说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老舍即回一信曰：“景深兄：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噎！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祝吉弟舍予躬附臭文”。

但是，这位辛勤劳动了一生、对生活充满了乐观的文学大师死得却很悲寂。1966年8月23日，在文化革命乍起的狂潮中，他受到造反派骇人听闻的污辱和毒打，头破了，满身是血，身上青一处紫一处。半夜回到家里，眼里流露出愤怒和痛苦。见夫人胡絮青伤心，反而安慰她：“你不必害怕，毛主席是了解我的。”第二天上午，他不让夫人在家照看，催她去机关参加运动，随后拿着手杖和一卷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出了门，再也没有回来。他死在荒凉的太平湖西岸，只有一领芦席。火化后，还不准留骨灰。自然更没有一点悼念活动和文字，尽管他生前写过二十多部小说、二十多个剧本和几百万字的曲艺、散文、诗歌。

1977年各报陆续发表他的遗诗和悼念他的文字。1978年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目 录

(284)		汗流
(304)		天一
(104)		永固个儿的前
(502)		尚能已入国英

目 录

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	(1)
正红旗下.....	(201)

中篇小说

月牙儿.....	(313)
我这一辈子.....	(339)
茶馆.....	(395)

短篇小说

断魂枪.....	(460)
微神.....	(468)
马裤先生.....	(479)
英国人.....	(485)

目 录

旅行.....	(489)
头一天.....	(493)
我的几个房东.....	(497)
英国人与猫狗.....	(502)

附录一

(1)		
(105)		
(118)		
(131)		
(144)		
(157)		
(170)		
(183)		
(196)		
(209)		
(222)		
(235)		
(248)		
(261)		
(274)		
(287)		
(300)		
(313)		
(326)		
(339)		
(352)		
(365)		
(378)		
(391)		
(404)		
(417)		
(430)		
(443)		
(456)		
(469)		
(482)		
(495)		
(508)		
(521)		
(534)		
(547)		
(560)		
(573)		
(586)		
(599)		
(612)		
(625)		
(638)		
(651)		
(664)		
(677)		
(690)		
(703)		
(716)		
(729)		
(742)		
(755)		
(768)		
(781)		
(794)		
(807)		
(820)		
(833)		
(846)		
(859)		
(872)		
(885)		
(898)		
(911)		
(924)		
(937)		
(950)		
(963)		
(976)		
(989)		
(1002)		
(1015)		
(1028)		
(1041)		
(1054)		
(1067)		
(1080)		
(1093)		
(1106)		
(1119)		
(1132)		
(1145)		
(1158)		
(1171)		
(1184)		
(1197)		
(1210)		
(1223)		
(1236)		
(1249)		
(1262)		
(1275)		
(1288)		
(1301)		
(1314)		
(1327)		
(1340)		
(1353)		
(1366)		
(1379)		
(1392)		
(1405)		
(1418)		
(1431)		
(1444)		
(1457)		
(1470)		
(1483)		
(1496)		
(1509)		
(1522)		
(1535)		
(1548)		
(1561)		
(1574)		
(1587)		
(1600)		
(1613)		
(1626)		
(1639)		
(1652)		
(1665)		
(1678)		
(1691)		
(1704)		
(1717)		
(1730)		
(1743)		
(1756)		
(1769)		
(1782)		
(1795)		
(1808)		
(1821)		
(1834)		
(1847)		
(1860)		
(1873)		
(1886)		
(1899)		
(1912)		
(1925)		
(1938)		
(1951)		
(1964)		
(1977)		
(1990)		
(2003)		
(2016)		
(2029)		
(2042)		
(2055)		
(2068)		
(2081)		
(2094)		
(2107)		
(2120)		
(2133)		
(2146)		
(2159)		
(2172)		
(2185)		
(2198)		
(2211)		
(2224)		
(2237)		
(2250)		
(2263)		
(2276)		
(2289)		
(2302)		
(2315)		
(2328)		
(2341)		
(2354)		
(2367)		
(2380)		
(2393)		
(2406)		
(2419)		
(2432)		
(2445)		
(2458)		
(2471)		
(2484)		
(2497)		
(2510)		
(2523)		
(2536)		
(2549)		
(2562)		
(2575)		
(2588)		
(2601)		
(2614)		
(2627)		
(2640)		
(2653)		
(2666)		
(2679)		
(2692)		
(2705)		
(2718)		
(2731)		
(2744)		
(2757)		
(2770)		
(2783)		
(2796)		
(2809)		
(2822)		
(2835)		
(2848)		
(2861)		
(2874)		
(2887)		
(2900)		
(2913)		
(2926)		
(2939)		
(2952)		
(2965)		
(2978)		
(2991)		
(3004)		
(3017)		
(3030)		
(3043)		
(3056)		
(3069)		
(3082)		
(3095)		
(3108)		
(3121)		
(3134)		
(3147)		
(3160)		
(3173)		
(3186)		
(3199)		
(3212)		
(3225)		
(3238)		
(3251)		
(3264)		
(3277)		
(3290)		
(3303)		
(3316)		
(3329)		
(3342)		
(3355)		
(3368)		
(3381)		
(3394)		
(3407)		
(3420)		
(3433)		
(3446)		
(3459)		
(3472)		
(3485)		
(3498)		
(3511)		
(3524)		
(3537)		
(3550)		
(3563)		
(3576)		
(3589)		
(3602)		
(3615)		
(3628)		
(3641)		
(3654)		
(3667)		
(3680)		
(3693)		
(3706)		
(3719)		
(3732)		
(3745)		
(3758)		
(3771)		
(3784)		
(3797)		
(3810)		
(3823)		
(3836)		
(3849)		
(3862)		
(3875)		
(3888)		
(3901)		
(3914)		
(3927)		
(3940)		
(3953)		
(3966)		
(3979)		
(3992)		
(4005)		
(4018)		
(4031)		
(4044)		
(4057)		
(4070)		
(4083)		
(4096)		
(4109)		
(4122)		
(4135)		
(4148)		
(4161)		
(4174)		
(4187)		
(4200)		
(4213)		
(4226)		
(4239)		
(4252)		
(4265)		
(4278)		
(4291)		
(4304)		
(4317)		
(4330)		
(4343)		
(4356)		
(4369)		
(4382)		
(4395)		
(4408)		
(4421)		
(4434)		
(4447)		
(4460)		
(4473)		
(4486)		
(4499)		
(4512)		
(4525)		
(4538)		
(4551)		
(4564)		
(4577)		
(4590)		
(4603)		
(4616)		
(4629)		
(4642)		
(4655)		
(4668)		
(4681)		
(4694)		
(4707)		
(4720)		
(4733)		
(4746)		
(4759)		
(4772)		
(4785)		
(4798)		
(4811)		
(4824)		
(4837)		
(4850)		
(4863)		
(4876)		
(4889)		
(4902)		
(4915)		
(4928)		
(4941)		
(4954)		
(4967)		
(4980)		
(4993)		
(5006)		
(5019)		
(5032)		
(5045)		
(5058)		
(5071)		
(5084)		
(5097)		
(5110)		
(5123)		
(5136)		
(5149)		
(5162)		
(5175)		
(5188)		
(5201)</		

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

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①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

① 车口，即停车处

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①。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②。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

① 拉晚儿，是下午四点以后出车，拉到天亮以前。

② 嚼谷，即食用。

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①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

^① 从前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交民巷。

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我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①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① 胶皮团，指拉车这一行。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

① 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② 一边儿，即同样的。

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

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忽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边，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①多的主儿^②，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实并不完全帮助希望。不错，他确是咬了牙，但是到了一年半他并没还上那个誓愿。包车确是拉上了，而且谨慎小心的看着事情；不幸，世上的事并不是一面儿的。他自管小心他的，东家并不因此就不辞他；不定是三两个月，还是十天八天，吹了^③；他得另去找事。自然，他得一边儿

① 饭局，即宴会。

② 主儿，即是人，这里是指包车的人。

③ 吹，就是散了，完了的意思。

找事，还得一边儿拉散座；骑马找马，他不能闲起来。在这种时节，他常常闹错儿。他还强打着精神，不专为混一天的嚼谷，而且要继续着积储买车的钱。可是强打精神永远不是件妥当的事：拉起车来，他不能专心一志的跑，好像老想着些什么，越想便越害怕，越气不平。假若老这么下去，几时才能买上车呢？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自己还算个不要强的？在这么乱想的时候，他忘了素日的谨慎。皮轮子上了碎铜烂磁片，放了炮；只好收车。更严重一些的，有时候碰了行人，甚至有一次因急于挤过去而把车轴盖碰丢了。设若他是拉着包车，这些错儿绝不能发生；一搁下了事，他心中不痛快，便有点愣头磕脑的。碰坏了车，自然要赔钱；这更使他焦躁，火上加了油；为怕惹出更大的祸，他有时候懊睡一整天。及至睁开眼，一天的工夫已白白过去，他又后悔，自恨。还有呢，在这种时期，他越着急便越自苦，吃喝越没规则，他以为自己是铁作的，可是敢情他也会病。病了，他舍不得钱去买药，自己硬挺着；结果，病越来越重，不但得买药，而且得一气儿休息好几天。这些个困难，使他更咬牙努力，可是买车的钱数一点不因此而加快的凑足。

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本来值一百多，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车铺愿意少要一点。祥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拍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